
明史

明史卷二百四十五　　　　　　列傳九十六

段堅　閻禹錫　白良輔　羅倫　涂棐

莊杲　黃仲昭　宋端儀　陳選　父員韜

賀欽　陳茂烈　周瑛

張吉　丁璣

段堅字可大蘭州人早歲受書即有志聖學舉於鄉卒業國子監景泰元年上書言王振以刀鋸小人竊國大柄幸蒙天誅已赤其族彼同惡之人散在四方肆虐猶故不悉正刑章恣何由止且奄侍預政國命必危况可授之兵柄如陝西天下重鎮西寧番族雜

后今悉令宦者鎮之臣恐軍民蒙害將帥掣肘將来西北多事必自此始竊見宦官用事每著議前史臣不欲後之觀史者亦猶今之掩卷太息也請悉徵還四方監軍復閫閾之役近異教盛行竭民膏血以齋寺觀不知梁武佞佛餓死臺城宋徽好道隕身沙漠果何益哉請罷天下佛老之宮選天下僧道以實軍伍即以天下尼師女冠配之戶口既蕃武備亦足陛下何憚而不為此章下禮部竟不行五年舉進士授福山知縣崇申五教以德化民刊布小學俾士民講誦福山俗素陋至是一變窮陬僻壤皆有[illegible]誦聲成

化初勅賜旌異尋超擢萊州知府期年化亦大行以憂去服除改知南陽慨近世風教衰歇父兄訓督子弟及有司鄉里所推尚率取科舉業無有明經飭行者致風俗日偷乃召州縣學官具告以古人為學之指使轉相勸誘創志學書院聚秀民講說五經要義及濂洛諸儒遺書又建節義祠祀古先烈女由是士奮於學里俗亦淳堅不以煦煦為仁去豪强貪墨必盡而訟獄徭賦務底於平居數年頌聲大作然堅自知道不合特竟引疾去士民號泣送者踰境不絕及聞其卒祀之志學書院又別立祠春秋祀之堅之學

私淑於河東薛瑄務致知而踐其實不以諛聞取譽故能以儒術飾吏治其門人王鴻儒曰使南陽人士知有正學而薄功利知有二南之化而恥澆荒蓋自吾師始予畏進士翰林檢討諂附焦芳劉瑾預修孝宗實錄徇芳意顛倒是非仝列仄目不敢爭瑾敗落職隤其家聲焉

閻禹錫字子與洛陽人九歲喪父毀幾滅性以會試乙榜除昌黎訓導聞母訃徒步奔歸廬墓側被旌閭肄瑄講濂洛之學慕之偕同邑白良輔往受業得其指要考功員外郎閬州紀振賢之薦爲其州訓導從

學者如市州人士化之有不率輒斷曰吾無以見閻先生天順初李賢薦為國子學正疏言國學教化之源禮義所自出近諸生多懷倖進廉恥道喪其狡者爭躐取出身而樸者終淹皓首請遵國初學規務責實行貫通知文薄備書入學歲月俾先後甲乙犁然可數然後撥送之序明躁競之塗塞尋遷監丞七年試院災舉子多死禹錫言被難之士多懷才領試之人一旦無辜忽罹灼爛致士子踰垣而出咸有戾心環視而嘆多挾去志請悉賜為進士以慰其魂給事中何琮爭劾禹錫形容過情奏對失實遂下詔獄謫

徽州府經歷諸生伏闕乞留至再皆不聽尋遷南京
國子助教初禹錫爲學正嘗請復設京衛武學憲宗
立始行其議召禹錫爲國子丞掌其事遂嚴立條約
奏請入學二年以上學無成效者做文生例追其月
廩由是人人自勵服習其教吏部尚書姚夔知其賢
擢監察御史督畿內學改禹錫於是勵名檢抑浮華
取濂洛諸儒遺書爲士子講說士多興感蹶蹟登場
屢請獎皆報可其官始終以教士爲職所成就人才
甚衆成化十二年無疾卒於武門人相與殮而歸其
喪禹錫學有師承躬行深造以明道淑人爲務璞臨

淩之歲爲錫方從侍爲手編其讀書録及河汾詩文至今薛氏之學猶爲錫高第弟子良輔字克佐景泰初進士爲御史出按山西有風采劾按察司僉本不職爲所訐俱被徵照連城知縣成化中以廉能擢太僕丞

羅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五歲嘗隨母入園收果長幼競取倫獨賜而後受家貧使樵牧則挾書諷誦不輟年十四即授徒以資親養暨爲諸生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知府張瑄賢之憫其貧命知縣周之粟謝不受居父母喪甚謹踰大

祥始食鹽酪成化二年廷試答策萬餘言直斥時弊名震都下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踰二月大學士李賢奔喪畢奉詔還朝倫詣賢沮之不聽乃上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慎曩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先于孝國非此無以為國家非此無以為家人非此則禽獸而已矣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

年之與從其利者吾亦知也陛下於賢以金革之事
起復之興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興則禮所未
見也夫為人君當率先王之禮敬其臣為人臣當守
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
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令日
之果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
在草土之中國家門庭之禍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
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強其
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拘其君故史册書之為盛事
安太夫傳之為美談無他君能敬臣以孝臣有孝可

務于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王黼史嵩之陳宜中
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傾危
流禍當時遺臭後代無他君不教臣以孝臣無孝可
移于君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
絕口實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得以言事使賢于
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
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
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亡益也且陛下無謂廟堂
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圓盂實
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召之陛下誠于退朝之暇親直

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舍獨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衆賢羣策畢萃於朝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哉夫賢之起復猶可諉曰負天之重也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播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跡踵廟堂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關耶且婦于舅姑喪亦三年孫于祖父母服則齊衰奪情於夫初無預其妻奪情於父初無干其子令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於衆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

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
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狂已者不
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於若人而起復
之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非且從而贊之羣臣
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
流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意聖明之朝致綱
常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許
臂歸家持服其他已起復者仍令奔喪未起復者悉
拆絡綢脫有金革之變亦從墨衰從權使任軍事於
外盡心喪於內將朝廷端則天下正大臣法則群臣

故人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矣既入忤旨謫福建市
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疏救不報尚書王翶以文彥
博被唐介事諷賢賢曰洛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
以效之竟不能用亡何賢卒明年以學士商輅言召
復原職改南京居二年引疾歸遂不復出當倫為提
舉時御史畢斌涂棐巡按福建司禮中官黃賜延平
人也請見棐不可銜之比至發泉州知府李宗學受
賍狀宗學訐棐賜從中主其奏兩人俱被徵詞連倫
當并逮詔獄主者曰羅先生可至此乎即日鞫成上
之倫得免棐亦復官其見重於人如此倫為人剛正

奇偉藏於律己義所在毅然必為於富貴名利泊如也里居倡行鄉約相率無敢犯衣食粗惡或遺之衣見道殣解以覆之欲置田贍族力不足有司助以堂食錢不納晨留客飯妻子貸粟隣家及午方炊不為憂以金牛山人跡不至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十四年卒年四十八陳獻章嘗稱其志如青天白日莊杲亦司高風直節當今一人而已嘉靖初從御史唐龍請追贈左春坊諭德謚文毅學者稱一峰先生棐天順四年進士成化中嘗言祖宗朝政事必與大臣面議自先帝幼沖未能裁決於是柄國者惡

其缺遺假爵易之辭以便宣布凡視朝奏事諭旨輒曰所司知之此一時權宜非可循為定制況批答多系以中官內閣或不與尤乖祖制乞復向議杜蔽壅之弊憲宗不能用終廣東副使

莊泉字孔暘江浦人自幼豪邁不群嗜古博學舉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編修章懋黃仲昭疏諫內廷張燈忤旨廷杖二十謫桂陽州判官先是修撰羅倫亦以言事被黜時稱翰林四諫尋以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等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以母憂去繼丁父憂居喪哀毀喪除不復出卜居定山餘二十

年廿貧樂道學者稱定山先生巡撫王恕嘗欲葺其廬辭之昶持身慕伊川接人則慕明道生平不尚著述有自得輒見之於詩中外論薦章十餘上部檄屢趣之俱不赴大學士丘濬素惡昶語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昶也弘治七年有薦昶者奉詔起用昶念前此部檄耳今既奉詔而濬又當國不出且得罪乃強起入都比謁吏部則長揖不拜尚書耿裕延接甚恭或謂昶過倨昶曰第求不失己足矣大學士徐溥重昶語郎中邵寶曰定山故翰林復之乃協輿情濬聞之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乃復以為行人司副俄遷南京吏部郎中未幾得風疾明年

乞身疾歸而部臣不爲奏又明年京察尚書倪岳以
老疾罷之居二年卒年六十三與羅倫陳獻章友善
獻章嘗曰定山灑落有壁立萬仞之志他日足擔負
斯道天啓初追謚文節
黄仲昭名潜以字行莆田人性端謹年十五六即有
志正學登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章懋
莊昶仝以直諫被杖謫湘潭知縣在道用諫官言改
南京大理評事兩京諸司隸卒率放還而取其月錢
爲故事惟仲昭與羅倫不取每讞獄不爲勢屈一御
史繫子弟取賂刑部曲爲地仲昭卒駁正之有庠掠

民婦時鸞者部止坐首惡一人仲昭請省坐遂正其罪速還父母喪不離苫塊者四年服除以親不待養遂不出弘治改元御史姜洪疏薦吏部尚書王恕檄有司敦趣代至部恕迓之大門外揖讓升堂相向再拜世兩高之除江西提學僉事嚴明無所假借誨士必以正學士莫不率服其教久之再疏乞休日事著述學者稱為木齋先生卒年七十四仲昭祖壽生翰林簡討有學行父嘉來虎知縣多善政兄深御史深子乾亨行人使滿剌加沒於海乾亨子如金廣西提學副使希雍蘇州同知仲昭孫懋宮南京戶部侍郎

同邑宋端儀字孔時為人凝重嗜學舉成化十七年進士官禮部主事雲南缺提學官部議屬端儀偶為吏所泄端儀曰啓事未登已喧傳衆口人其謂我干乞乎力辭之已進主客員外郎貢使以贄見悉却不納先是端儀在國學為祭酒丘濬所知及濬柄政端儀未嘗一造其門濬憾焉會廣東提學僕缺部以端儀名上濬竟阻之後濬卒始以按察僉事督廣東學校力袪積弊抑奔競時望翕然卒官端儀富著述嘗慨建文朝忠臣多湮沒乃捜輯遺事為革除錄建文忠臣之有錄自端儀始也端儀祖勸沭陽訓導文汝

勤國予助教並以善教聞予元翰潮陽知縣有善政為奸人陳洸所陷下獄除名邑人為立祠奉祀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父員韜宣德五年進士授江西新城知縣以才調繁永新擢御史出按四川黜貪獎廉雪死囚四十餘人番寇肆剽掠撫之立散正統末大軍征鄧茂七命員韜往撫其民民被誣為賊者立辯釋之得全者千餘家都指揮蔣貴要所部賄都督范雄病不起治軍皆劾罷之還擢廣東右參政遷福建右布政使廣東值黃蕭養亂後而福建亦寇盜甫息員韜皆拊循備至得士民心選身幼端慤寡言笑

狀堅髯目期天順四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授御史巡
按江西風紀大振貪殘吏屏跡盡時人語曰前有
韓雍後有陳選鈇選務持大體監司或以素服見選
曰恍不以道選不顧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獨殺
於御史前乎廣東寇流入贛州奏聞不待報遣兵平
之塞宗卿位兵部尚書馬昂坐擅役官軍修祖墓回
奏不實工部侍郎吳復既得請致仕復令所督柴夫
奏留鴻臚卿齊政當帝召儒臣於御屏後有所顧問
撤侍班退班而侍班御史不舉奏選併劾之修撰羅
倫以言事謫官學士倪謙錢溥以中旨居用亦皆抗

章諭列言雖不盡行一時俾其風釆已而督學南畿患士習浮夸欲範以古禮先須冠婚祭射儀於學宮令歲時肄習選每按郡至諸生相率行禮於前周旋磬折然皆立登洋洋翼翼數十年未嘗有也作小學集註以教諸生欲令措之踐履常止宿學宮夜巡行兩廡察其誦讀由是諸生競勵文教大興除試牘糊名之陋曰己不自信何以信於人涖職三年憂楚不用而人畏之若神明成化六年遷河南副使尋以選爲教改督學政立教一如南畿學者咸慶得師時江西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皆拜謁獎勵徐入長揖直

司君何官選司提學副使直曰能大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也業忝人師不敢先自詘辱選詞氣嚴正而諸生亦羣集署外直氣懾遂好語遣之久之進按察使既上明日即決遣輕繫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閩圉為空治尚簡易獨於贓吏無所假然受賂百金以上者坐六七鍰而止或問之曰奸人惜財亦惜命若盡挈所賂以貸要人即法撓矣歷廣東左右布政使嶺南苦鎮守中官撓民選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役舉慶大水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二十一年詔減省貢獻而市舶中官韋眷奏乞均徭餘

户六十人添辦方物選持詔書爭之帝命與其半春
由是怒選會番禺知縣高瑤沒春通番貲鉅萬都御
史宋旻等不敢詰選獨遺檄獎之且聞於朝番人馬
力麻私來市易詭稱蘇門答剌使臣欲入貢春利其
厚賄將許之選發其偽立逐之去春益怒檄馬兒罕
使者自甘肅貢獅子將取道廣東浮海歸云欲往滿
剌加更市以進選疏言不可許恐貽笑外番輕中國
帝雖納其言然心銜之春憾選甚又知選失帝意疑
奏選朋比貪墨諸事詔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
御史徐同愛訊之同愛畏春不敢異選有所黜吏張

裴意其怨選引令誣誑裴堅不從同愛執裴搒掠無異辭竟坐選如眷奏遂與瑤俱被徵士民數萬號泣撫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行至南昌病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年五十八編修張元禎家居為選治喪殮以疏紛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儉絕俗殮以時服公志也裴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臣聞周公四國之謗上疑於君奭參三至之言內搖其母豈成王不明曾母不親哉口能鑠金毀足銷骨也竊見故吏人選風秉正學雅抱孤忠身處群邪之中獨立衆憎之地太監眷通番贓露知縣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倚以激貪

懦闒賢監司事也吳及同愛怯勢養奸致養橫行朋臆穢蠛清流勘官行順指鍛鍊竟無左証臣本小吏詿誤觸法被選黜罷選無他心臣甘沒齒養意臣憾選厚賂啗臣臣雖齊役敢昧素志養知臣不可誘啖行等遂臣致理拷掠彌日臣遏死覇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養語文致其詞必如所云是毀其妻為妾娼話伯夷為莊蹻也選杖剛狂不堪屈辱憤懣旬日嬰疾而殂行幸其須身阻其歸療就命之日家奏報養小人佞毒一至於此朝廷司寇之屬要在誥奸刑暴亦安用此輩為也臣擯斥罪人束耒田野百無所

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為聖明累也不報貝翰父子皆
特操甚潔而貝翰量能容物選務克己因自號克菴
遇物亦稍峻人謂貝翰德性四時皆備選則得其秋
馬嘗割田百四十畝贍其族人暨卒族人以選子戴
貧還之戴不可而止弘治初主事林沂疏雪選冤詔
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忠愍
賀欽字克恭廣寧後屯衛人少端敏讀近思錄有悟
遂志聖學成化二年舉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四年四
月以旱災極言天變可畏民命將絕請帝省躬求諫
絕宴遊止濫賞嚴邪正之別通上下之情傳澤宮闈

勅御經筵申飭廷臣共新庶政疏入未報會欽令官胡智董旻亦以為言帝不悅命自今言官上章務叅衆議毋執己見於是欽等遂引罪乞罷不許會陳獻章會試入都欽聆其言論嘆曰至性不顯賢藏猶薶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辭官師事獻章既別肖其像歸奉之家食二十年學益淵邃中外交薦皆不起弘治改元用薦起陝西叅議以老病懇辭且陳四事一資真儒以講聖學經筵之官等於師友當博訪真儒藉之啓沃不宜濫廁俗學徒厯故常二薦賢才以輔治道檢討陳獻章學術醇正識當世大賢宜

侍以非常之禮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侍經筵使養
君德其他山林下位但有格君之德經世之才如獻
章者令群臣廣行薦舉以禮敦聘倣程子養賢之法
置延英院處之俾討訂典禮參議政務三遵祖制以
處內官祖訓內官之職不過供灑埽司啓閉而已近
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
芳陳喜韋陷君誤國蠹政賊民宜深鑒其弊內不可
使預政事外不可使握兵權四興禮樂以化天下今
僧道寺觀相望邪說惑世民間乘喪嫁娶顯用鼓吹
家廟之祭不設木主崇信巫覡專尚禱祠妖聲艷詞

壞人心術從隸娼優被服錦繡士畔廉恥民習驕侈
乞中明祖宗之法舉行家禮之儀書奏帝不能用聽
其辭正德四年劉瑾括邊東田軍民驚恐謀亂遂肆
剽掠相戒毋入東街驚賀給事欽聞之急往開諭令
毋殺人衆頗從其言已而鎮城發兵將至衆懼趨跪
欽里門乞救欽曰吾固知有是也雖然汝不殺人誰
則殺汝是在我而已衆散去遂定欽學務為己踐履
篤實初歸闔戶不出有來學者輒辭之曰己之不治
何以治人既而從遊者甚衆惟教以躬行小學率循
白鹿洞學規由是鄉人多興於行義比卒相率祠之

浭溪釣臺其所居在醫無閭山之西學者稱醫閭先生子士褡舉於鄉能傳父學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其身不仕天啟初追謚欽恭靖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本軍家子也幼孤代父役勵志讀書每至夜分祖母憫其弱屢止之乃帷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非切務歟作省克錄自致祖母卒易所居營葬葬葬其父躬負土石墳成越日一視哭盡哀毀弘治九年進士出使廣東師事陳獻章獻章誨以靜一茂烈退作靜思錄為吉安推官持大體關至

誠不事鞭朴民自不犯時知府政嚴茂烈稍以寛上下吾悦赴京至淮之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衾獲免十六年授御史衣食隨菲卽令蕭然若寒士而風裁特峭戶部尚書侶鍾子受賕禮部尚書掌太常寺崔志端以道士進不協人望茂烈皆劾之鍾竟罷去尋以母老乞終養歸力供甘旨短牀敗席妻不能具帷帳身治畦妻子操井臼知府遺二力助之茂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滋口食也還之日坐一室究極聖賢遺書旨趣以自體驗有得卽錄常曰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土苴耳正德五年吏部以茂烈養母淸貧奏

擢授晉江教諭資其祿茂烈辭不赴既而布政使陳
珂援侍郎滿禮例奏給月廩詔月給米三石復疏辭
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
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饔飧
薄故臣母以臣家食為安而臣亦易以給養非誠有
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為親臣
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艱苦備至臣雖黽勉未
報涓埃且臣母年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之竭力尚
恐不及何敢上煩官帑詔不許茂烈以母老未有祠
息日夜為憂方抱疾而母卒强起號哭寢地疾轉亟

遂卒年五十八同邑林俊為治喪置後十一年以清軍御史王應鵬言詔樹坊表宅里祀之鄉賢祠卹其家

周瑛字梁石莆田人好讀書期年過四十始仕已登成化五年進士知廣德州自謂所志不遂乃以儒術見之政事念民惑鬼神不知葬祭法又好溺女皆著論曉之民多從其化居九年以善政聞賜勅旌異遷南京禮部郎中出為撫州知府興水利均征輸行保甲民爭便之而豪宗有不悅者乃調知鎮遠秩滿省覲歸弘治初吏部尚書王恕賢瑛起四川參政久之

進右布政使咸有善績尤勵清節布被瓦器處之怡然南京給事中楊廉御史李清等交章薦大臣亦多知瑛而瑛以母喪歸服除遂引年乞致仕孝宗嘉之詔進一階正德中卒年八十七瑛始與陳獻章友獻章之學主於靜瑛不然之謂學當以居敬為主敬則心存然後可以窮理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窮積累既多則能通貫而於道之一本亦自得之矣所謂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也學者稱翠渠先生子大謨登進士未仕卒

張吉字克修餘干人幼有異質入家塾見諸生各治

一經慨然曰士當五經並習聖人之言豈亦有去取耶乃盡購諸經讀之舉成化十七年進士除工部主事益勵名檢二十一年星變疏請親賢圖治修德遠奸本極言李孜省繼曉之罪請顯斥以回天意帝怒留其疏不下居數月密諭吏部遠謫之乃以為景東通判景東雲南絕徼土官陶氏世為知府俗鄙戾吉敎以禮義民有罪者薄責之約無再犯陶氏見吉不攜家欲為置妾不聽遺以銀器僕不受心敬吉遣其子祭就學祭閑敎鄉能善事其父還母忌日輒不食酒肉由是夷民翕慕漸有中土之化而吉亦益自厲

俾攝擢窮理政遍求仁內蔵羃糜右忘其身之在鑾
也弘治初移肇慶同知地當蒼梧下流歲仍若澇害
築長堤三載乃成甚為民利總督叅紘為總兵官撫
景所誣被逮吉抗疏辨折時議壯馬奏表入都吏部
尚書王恕持以賓禮遷梧州知府府為文武大吏駐
師地民苦供億多轉徙吉籍権鹽羨利悉歸之公以
佐費且均其役之畸重者由是流庸漸復轉廣西副
使防邊府江群賊方署甚併正德初進按察使踰年
改山東右布政使吏部尚書許進重吉屢上吉名欲
用為延撫輒為劉瑾所沮會巡按御史胡節將代還

無以賄瑾微示意諸司吉乃倩他銀二千兩貯之德州以動鄧事覺鄧被逮吉責遷兩浙鹽運使移河南參政尋以大計不及致廣西再遷貴州左布政使辭不赴卒於家吉孝友廉約當官治事不懈嗜讀學者服膺五經遇事便質疑頗豐陸氏學為陸學訂疑晚歲竟養益粹疾甚猶衣冠正坐學者稱為古城先生丁璣字玉夫丹徒人父元吉有學行鄉人稱為易洞先生璣幼承父訓弱冠舉成化十四年進士乞假歸省尋除中書舍人益肆力於學陳獻章入都璣日與推論莫句像予竟己功至充養甚粹然吾儒當內外

動靜交養互發乃為無弊而陳予之學頗類象山是可惜也二十一年星變應詔上封事極論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大要以正君心為本以斂束宮振紀綱正風俗慎用舍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用飭兵備為務而末言李孜省繼曉左道亂政宜速屏絕以清朝廷疏入帝怒欲因事罪之明年坐詿勑用璽數不合與仝官徐莊等十九人俱下詔獄罪當贖金詔莊等折贖特謫璣貴州普安州判官地處邊徼非人所居璣獨攜一僕之官土酋倒以黃金贄每飲必先之示無他璣曰何事不相信耶為先舉爵而却其

歡聲人感悅悉遵要束奉表入賀道聞憲宗上賓北
向長號三日不食至京師值王恕為吏部重璣延見
坐語竟日詰朝更召辭不赴奏記言今日大本無急
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
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可次第舉恕題其
言將引為已屬竟為忌者所沮量移廣信通判多惠
政歷南京儀制郎中尋擢廣東提學副使屬諸生以
正學宋尚文藝士多感發歲餘入賀至清遠峽水暴
漲舟覆衆家溺焉惟一子附他舟獲免璣挂踐僅逃
養深邃崇正闢邪獨立不懼居喪哀毀骨立動循古

禮從時年四十有七遠近莫不悼之

論曰段堅閻禹錫得河津之傳制行矯矯賀欽陳茂烈師事白沙觀其造詣亦多所自得而羅倫莊昶周瑛丁璣則踐履婞峻毅然正學者也黃仲昭宋端儀陳選張吉皆秉德不回抗顏師席又何愧焉張褧小吏亦義不廢公豈其有儒行歟視李行徐同爱相去遠矣

明史卷二百四十六

列傳九十七

鄒智 李文祥 湯鼐 劉槩 董傑

張昺 方向 暢亨 周時從 任儀

武衢 車梁 王雄 李興 姜綰 胡爟 繆樗 易𥿄 余濬 劉遜

彭程 胡獻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年十二能文家貧讀書焚木葉繼晷如是三年至成化二十二年遂舉鄉試第一時帝益倦於政而萬安劉吉尹直以奸邪居政府智憤之道出三原往見致仕尚書王恕慨然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毒痛四海而公顧屏

棄田里習此行非為科名欲上書天子別白賢奸拯斯民於塗炭耳恕奇其言笑而不答明年登進士改庶吉士遂上疏曰陛下之於輔臣遇事必咨昧惡異數必及亦云任矣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一事往往降中旨使一二小人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豈不欲推誠待物裁由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鐵陛下之厭薄及與議事又唯諾惟謹必俛俛若有所不敢反不如一二俗吏足以任事此陛下所為疑也臣竊以為過矣昔宋仁宗知夏竦懷詐則黜之知呂夷簡能改過則容之知杜衍韓琦范

仲淹富弼才器堪任則不次擢之故能執擬舉丹而
臣元昊未聞六任六疑可以成天下事也願陛下察
孰為賢孰為愚衛而黜起容處孰為術琦儒遠弼而
擢之日與講論治道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天工亮
矣臣又聞天下事惟輔臣得議諫官得言諫官雖卑
與輔臣等乃令之諫官以驅體魁偉為美以應對捷
給為賢以簿書刑獄為職業不畏天變不恤人言哉
以忠義激之則曰非吾不欲言言出則禍隨其誰吾
聽嗚呼既不能盡言致職而復引過以歸於上有人
心術如是乎臣願罷斥浮冗廣求風節之臣令伏下

糾彈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流或非時召對霽色接
之溫言導之使得畢誠盡藴則天聰開矣臣尤聞汲
黯在朝淮南寢謀君子之有益人國也大矣以陛下
之聰明寧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抑之哉乃小人巧
為讒間以中傷之耳今碩德如王恕忠鯁如強珍亮
直剛方如章懋林俊張吉實皆一時人望不宜久錮
以負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誠召此數人置要近之地
使各盡其平生則天心協妥臣民闕高皇帝置閣奇
惟給掃除不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權極漸開不全
大權盡出其手內侍之為私外侍之為將藩諸侍之

為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宮禁此豈高皇帝所許哉願陛下以寧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以正人君子為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長久之計則大綱正矣然其本則在陛下明理何如耳竊聞侍臣進講無反覆論辨之功陛下聽講亦無從容沃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願陛下念義理之難窮惜日月之易邁考之經史驗之身心使終歲無間則聖學明而萬事畢治豈特四事之舉得其當已耶疏入不報智既慷慨負奇其時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並

負意氣智皆與之善因相與品覈公卿裁量人物互相題拂未幾而孝宗嗣位于弊政多所更易智喜以為其志且得行乃復因星變上書曰伏讀明詔云天下利弊所當興革所在官員人等條具以聞此路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為奸臣所誤禁言官毋風聞挾私言事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朝政有闕而曰利弊當興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官員人等條具以聞陛下所以求言者亦不廣矣今欲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當求利弊之本源而興且革之不當毛舉細故以為利弊坐是也

本源何在閹臣是已少師安持祿怙寵少保吉附下罔上太子少保直扶詐懷奸世之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就朝政必不修此弊所當革者也致仕尚書王恕忠亮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毅可寢大奸都御史彭韶方正可決大疑世之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開明朝政肅清此利所當興者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由宦官權重而已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卒制于弘恭石顯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卒間于陳源甘昇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附和而唐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董

宋臣相表裏而宋室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係此書之盛衰願陛下鑒已往謹將來攬天綱張英斷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高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以陛下聰明冠世豈不知刑臣不可委信然而不免誤用者殆正心之學未講也心發于天理則耳目聰明言動中節何宦官之能惑發于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失綱技倆抵隙蒙蔽得施雖有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初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豈可得哉常得識領之君無何安直遂相繼罷斥而

吉餘寄如故府為常朝當侍班、智告之曰祖宗藏府御史侍班得面陳政務得失立取進止後惟退而具疏此君臣情意所由隔也君幸值維新之日盡做先朝故事行之機不可失及起赴召至京智往謁曰後世人臣不獲時見天子故事多苟且顧公且弗受官先請朝見敘時政不善者力陳之歷請除草而後拜命庶其有濟若先受官無復見天子之日矣二人皆善其言而不能用吉既憾智甚思傾之適為及劉槩獄起使其黨魏璋入智名遂下詔獄智身親三木僅為喘息慷慨對簿曰智見經筵以寒暑輟請午朝以

細事塞責紀綱廢弛風俗浮薄生民憔悴遠倫室虛私竊以為憂與鶚等往來議論誠有之不知其他徽者承吉意竟讁廣東石城所吏目總督秦紘檄召修省乃居會城聞陳獻章講道新會往受業自是學益粹其父來視怒其不以祿養榮之智泣而受責弘治四年十月得疾遂卒年二十六同年生吳廷舉府為順德知縣為殮而歸其喪天啓初追謚忠介

李文祥字天瑞麻城人祖正芳山西布政使父灝陝西參政皆進士文祥自幼儁異弱冠舉于鄉成化末登進士內閣萬安重其才欲鉤致之以其孫弘璧與

周楷令廷欺于家屬題畫媚文祥素鄙安胡舍鈕剌
安深銜之未幾孝宗嗣位即上封事曰祖宗設內閣
六部贊萬幾理庶務職至重也頃者在位多匪人權
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公
行賄賂阿之則交引驟遷忤之則巧攛遠竄朝野寒
心道路側目望陛下密察渠魁明彰國憲擇謹學者
俾供使令更博選大臣諳練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
疑然後體統正而近習不得肆也祖宗定律輕重適
宜頃法司常徇己私不恤國典豪強者雖重必寬貧
弱者雖輕必罪惡及奸宄養成頹俗兼之風尚奢靡

禮制蕩然豪民僭王者之居富室擬公侯之服奇技
淫巧上下同流望陛下申明舊章俾法曹務遵律令
臣庶各守等威然後禮法明而人心不敢玩也然國
無其人誰與共理臣竊聞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孫忠
自許盡力未衰南京主事林俊思南通判王純剛方
植躬才品兼茂望陛下起列朝端觀其議論必有裨
庶可翊明時且賢才難得自古為然習俗移人豪傑
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能知自愧耶為名流樂其
見賞乃為擢品類陛下明察群倫其間不營私遠眾
盡物者寵之餘則勉以自新既謝疵遏之路必多遷

善之人臣見登極詔書不許風聞言事古聖王懸鼓設木自求誹謗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為戒何害于國邇欲罪之昔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此以禍宋遠近驟聞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頒明詔廣求直言庶不墮奸謀足彰聖德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之利諸問倘及必肆中傷如有所疑請賜面對疏奏宦官及執政咸惡之數日不下忽召詣左順門以疏為有中興再造語傳旨詰責文祥從容辯析而出逐謫陝西咸寧丞南京主事夏宗文論救不納既至秦宮有欲門見之者文祥卻立不前曰庭參禮也此

非其所其自守如此既而安等罷去廷臣多薦文祥者弘治二年召為兵部主事監司以下餽贐皆不納到官未踰月從以吉人事下獄貶貴州興隆衛經歷立法禁興文教苗民胥悅都御史鄧廷瓚奉命征苗咨以兵事大奇之欲薦為監司文祥曰昔以言出今以軍功進不可固辭不得乃請賚表入都因圖告歸疏再上不許還經商城涉冰而渡冰陷死焉年僅三十

湯鼐字用之壽州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孝宗嗣位首劾大學士萬安罔上誤國明日宣鼐

左順門中官森則命爲疏焉曰命爲疏者皆鄭柳太
監意耶曰有旨焉姑疏及宣旨言疏已留中爲太言
內侍所論皆國家大事奈何留中若等壅蔽聖聰是
何姓名吾將爲天子言之中官多咋舌退已而安斥
爲宗衍義補印焉馳疏言陛下視朝之餘宜御便殿
擇侍臣端方謹厚若劉健謝遷程敏政吳寬者日與
講學論道以爲出治之本至如內閣尹直尚書李裕
都御史劉敷侍郎黃景奸邪無恥或賁緣中官進用
或欲附徼幸行私不畏瀆斥必累聖明司禮中官李
榮蕭敬素爲言官劾罷尋賁緣復入遂撫言官適敗

策殆盡致士氣委靡宜亟正典刑勿為姑息諸傳奉得官者請悉編置瘴鄉示天下戒因薦致仕尚書王恕王竑都御史彭韶僉事章懋等而請召還建言得罪諸臣以勵風節帝報聞弘治元年正月鼐又劾禮部尚書周洪謨侍郎倪岳張悅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因言少傅劉吉與萬安尹直姦貪等耳直安斥而吉獨進官不以為耻請大申黜陟明示勸懲又劾李裕蕭敬而薦謫降進士李文祥群堪臺諫皆不納六月尚書王恕以盛暑請輟經筵鼐上疏極言不可語侵恕壽遂時帝眷漸衰鼐數言事路火偏知時漸進常欲以

功名自見封章旁午頗傷激訐而鼐意氣尤銳其所
抨擊間及海內人望以故大臣多畏之而吉尤不能
堪使人啗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鼐行僉院事矣璋欣
然為日夜伺鼐會壽州知州劉槩遺鼐書餉以金幣
鼐受之璋欲以是為鼐罪適四川饑帝已遣郎中江
漢往賑而中書舍人吉人言漢不勝任宜精選四使
分道賑濟又擇才能御史為巡按庶荒政有裨因薦
給事中宋琮陳璚韓鼎曹璘郎中王沂洪鍾員外郎
東思誠評事王寅理刑知縣韓福及鼐可使而巡按
則鼐足任之璋遂草疏偽署御史陳景隆等名言人

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帝怒下人詔獄令自引其黨人以鼐璘思誠槩福對璋又嗾御史陳璧等言璘福思誠非其黨其黨則鼐槩及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知州董傑是也槩常餽鼐白金貽之書謂夜夢一人騎牛幾墮幸鼐手挽之得不仆又見鼐手執五色石引牛就大道因解之曰人騎牛爲朱乃國姓意者國當傾頼鼐扶之而引君當道也鼐槩等自相標榜誣毀時政請并文祥智傑逮治疏上吉從中主之悉下詔獄且欲盡置之死而刑部尚書何喬新侍郎彭韶等持之外議亦洶洶不平乃坐槩妖言律斬鼐受賄

戍肅州人欺罔削籍而智文祥傑皆謫官吏部尚書王恕奏曰聚言詞雖妄不過見聚數言事不避利害以為一時人豪因推朔之耳昔秦之時以忠諫為誹謗深計為妖言天下至今非之陛下奈何以一聚累乎明之治設有如造亡秦讖者不知吏何以罪之帝得疏意動命姑繫獄繼而熱審喬新等言聚本不應妖言律且聞聚五歲而孤無他兄弟母孫氏守節三十年嘗被旌老病且貧聚死母必不全祈聖恩矜恤乃減死戍海州既戍無援之者至謝遷柄政始釋歸聚濟寧人舉進士除壽州知州廉明累數摘發如

神毀境内淫祠幾盡置義塚興社學四鄉各建預備倉養老恤孤崇獎風節三年政教大行弘治初上憲四事謂刑賞予奪人主大柄後世乃有為女子小人强臣外戚所操竊者由此革心險術巧人主稍加親信輒墮計中愛者求君之喜而游言以揚之惡者求君之怒而微言以中之使賢人君子卒受矇昧而去鄉相訣人則遷延飾引待有交通請屬軟美易制之人然後薦用其剛正不阿者輒媒孽而投棄遂使真氣衰憊易不至大立異同乃更收録訪討說行而尉賞予奪雖名人主獨操實一出於其所褻弄近黨去

勢成後恐一旦敗露則又極意以排諫諍之士務使其君孤立于上耳無聞目無見以圖便其私不至身與國俱敗不止故夫刑賞予奪必由大臣奏請畫諾集議而後行或有矯誣窮治不輕貸則讒佞莫能間而權不下移矣其他如大體勤經筵開言路語皆剴摯以考績赴都適遇禍竟卒於戍所傑涇縣人性豪邁矜氣節鄒鶵之論者月毀謗也傑時以進士謁選亦抗疏爭且劾王恕以為欺罔言雖過然傑亦由是知名已授沔陽知州甫數月逮繫詔獄謫四川行都司知事歷遷河南左布政使所在盡職業為民所懷至

正德六年江西盜起巡撫王哲兵敗乃還擢傑右副都御史代之未幾卒璋既為吉心腹後果擢大理左寺丞坐事下獄王怒黜之為九江同知悒悒死

張為字仲明慈谿人都御史楷孫也舉成化八年進士授鉛山知縣立規條事必求民利性剛明不惑神怪有嫁女者及婿門而夫女兩家互訐前官不能決為嘗行邑界見大樹蔽野妨稼欲伐之從者交諫樹有神不可伐為不聽戒期率衆往有衣冠三人拜道左若乃見者為叱之忽不見比還泝血泣衆懼欲止為怒手持斧倡之卒仆其樹樹有巨衆墮三婦人絕

而蘇自害為狂風吹至樓上與三少年俱不知在樹巢其一即前所嫁女也有巫能隱形淫人婦女爲執而痛杖之無所苦已折其人夫之爲徑馳詣其家縛以歸以印印巫背鞭之立死乃盡毀諸淫祠有寡婦惟一子爲虎噬少年欲雞爲代婦書牒請得虎抵罪爲與婦期五日乃齋戒祀城隍神約繫虎至及期二虎果伏庭下若有守之者叱誰食吾民法當死無罪者免一虎起歛尾去其一伏不動爲射殺之以畀郡婦一縣稱爲神君鉛山俗婦人夫死輙嫁有病未死輙豫受聘供湯藥者爲欲變其俗乃令寡婦皆具牒

受判立二木于庭一署曰羞願嫁者跪之一署曰節願守者跪之民傳四妻祝氏不欲嫁舅姑弗能强則給受願嫁牒令跪羞木下舅判從之祝氏遂投後圃池中死舅姑以土填其池無知者自是邑中大旱禱不應舅意有寃獄乃齋宿神祠夢婦人衣縞素泣拜覺而識其里居姓氏駕而往則烈婦家也詰得其狀命發土觀如生舅哭之慟曰殺婦者我也撰文以祭天遂大雨乃罪其舅姑爲改葬焉諸異跡多此類擢南京御史弘治元年七月偕同官上言頃陛下以先武達官告孝陵將祭陰雲忽變暴風大作室皇祖神

寔以是啓悟陛下俾益謹嚴肅之威與猜嫌陳炎選
臺諫交章論事矣而屢譯料儀者不免錦衣綠楚之
啓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既卷矣而封章累進卒
不能回寒暑停免之說是聖學將怠之漸也內倖難
斥梁方而賜祭仍及使碑是復啓寵倖之漸也外戚
既罪萬喜而莊田又賜皇親是驕縱姻婭之漸也左
道雖斥而符書尚揭于宮禁番僧旋復于京師是異
端復興之漸也傳奉雖革而千戶復除張質通政不
去張苗是傳奉復起之漸也織造停矣仍聞有蟒衣
斗牛之織淫巧其漸作于賈石廢矣又聞有戚里不

時之賂珍玩其漸尚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
陛下以為戒帝嘉納之先是南京御史蔡弼等以雷
震孝陵柏樹與舄劾大學士劉吉等十餘人給事中
周紘亦與仝官方向等劾吉吉銜之其冬舄紘奉命
閱軍軍多缺伍兩人欲奏之守備中官蔣琮怒反劾
兩人擅威福章下內閣吉修隙擬黜之外尚書王恕
抗章曰天下大政惟賞與罰今不治失伍之罪而反
罪執法之臣何以服天下帝不聽恕再疏爭言官亦
論救乃調舄南京通政司經歷久之用薦遷四川僉
事有富豪殺人屢以賄免死者家復訟之御史請檄

爲按治御史言爲理鹽法非與獄其人即晉邊豪家皆巨萬非張敘事雖不爲所動者乃標爲抓果得其情寺進判使術士周慧者善黄白術寺倚中官將達之朝爲闢即擒慧論罪從之極邊歲餘引疾歸環堵蕭然擁經史自娛都御史王璟以賑濟至餽爲百金堅拒不得則受下户饑民粟以荅其意知縣丁洪故爲鏤山所取士也旦夕候起居爲具蔬食爲司吾誠不自給奈何以此煩令君卒弗受炊烟屢絶處之怡然及卒念歛不具洪爲經紀其喪

方向寺與義桐城人桂林知府祐從子也舉成化十

七年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時兩京言官多不振向獨矯矯為尚書王恕所器弘治元年春南京內園火有狂夫叩長安門大呼語悖慢向率同列繆樗等陳狀因劾守備成國公朱儀南寧伯毛文中官陳祖生鄭强不職并及兵部尚書耿裕無何又以雷震孝陵柏樹疏論大學士劉吉依阿固寵徐溥巧圖進用尚書周洪謨善逢迎因及侍郎倪岳呂雯鄒御史邊鏞等十一人而鐵祖生强儀文四人尤力疏奏舉朝聳詠帝為所通政張苗等三人而祖生强恨之次骨日夜伺其短時向監後湖黄册會南京御史余濬當參

倫內氏擅於後湖違制墾田致湖為之淤於是勘田
議起而戶部主事盧錦亦言以事忤祖生祖生遂娶
向家人牧羊湖灘錦盜湖為田詔收二人考訊錦坐
除名向還職祖生益怒嗾其僕鄧儒追論向事且言
府尹楊守隨等庇向按問不公詔勘事少卿楊謐等
嘗為外守倫官吏訊再下向獄事卒無驗而劉吉從
中主之竟謫雲南多羅驛丞多羅在群蠻中非人所
堪向處之泰然尋署縣事有惠政用薦擢資陽知縣
一新驛姦有坐殺人十年不決者立辨釋之歷安陸
知州不攜妻子止一僕自隨戶不扃鐍廢墜方直吏

民畏憚遷夔州知府歲旱徒步數十里禱雨雨立應
管珠池內官橫索民財伺禁勿與威爲少戢入覲不
攜一物登舟時聞其僕私市一珠索而投諸海其清
操如此竟卒於京師
暢亨字文通河津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長垣知縣
有治行徵拜御史巡鹽兩淮苞苴不敢入改按浙江
時歲饑有司於督造綾紗絨供御亨奏罷之奉命考
察官吏奏免百五十餘人弘治元年二月廉州象寧
縣屏風山有異物萬計狀類馬色白大如羊首尾相
銜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驚懼言亟號閭事

遣此災府境大亂亨因上弭災事宜謂溫處與府鎮課徵額二萬三千有奇小民畢鬻子賣產以辦官毋逼迫有司而自經散為賊盜者宜急停免增設監司府縣佐司銀場者亦宜召還鎮守中官張慶以進貢為名廣行徵斂金玉珍寶奇禽異卉充滿第中又擅作威福濫受民詞公私咸被其害請寘之法籍其貲佐經費章下所司銀課得減損慶但責陳狀而已既而慶自陳且詰亨考察不公帝遂宥慶下亨事于巡視侍郎彭韶韶為亨辨給事中龐泮亦抗疏直亨命停亨俸二月慶既無所洩憾益思中之會亨劾僉事

鄧洊洊亦訐亨自解遂逮亨亨過止輸贖還職而慶
黨排之遂謫涇陽知縣遣夫歸卒官自成化以來
氣張甚帝嗣位雖聞有罪黜而勢積重不能驟還凡
忤之者必結黨搆陷不勝不止前後被搆者甚衆自
亨外又有戶部員外郎周時從御史閻中任儀沂水
武衛行人永清王樵御史山西永寧秉梁弘治元年
最時從疏言先朝遺奸汪直錢能蔡用輩宜置之重
典籍其產濟進两京内臣及鎮守四方者宜察其賢
否而進退之疏入諸宦官皆怒摘其奏中宗社字不
越格遂命法司逮治已而釋之三年秋詔修齋於太

興隆寺理刑知縣王嶽騎而過之中使捽辱嶽使跽於寺前儀累疏劾中使罪而姓名偶誤乃并儀下吏同官武清等救之不從竟出為中部知縣廷臣多論薦並報寢儀由庶吉士改御史治中部有聲士民頌之終山西參政十一年備巡視中城嘗以事忤壽寧侯張鶴齡來厰中官楊鵬鵬等怒發其隸受賄事下吏訊當論贖帝不許謫雲南通海主簿終汾州知州十三年秋大同有警命保國公朱暉帥師禦之雄極言暉不足任請擇邊將智勇者往禦而罷中官監督以重將權時苗逵方督暉軍蒙帝眷聞之怒謂雄妄

言限軍機為下詔獄謫雲南瀾滄丞十五年梁璟劾時政中言東廠錦衣衛所獲盜先嚴刑具成案然後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請自今徑送法司毋先刑訊章下未報而主東廠者言梁從父郎中玘先以罪為東廠所發斃挾私奏讞遂下梁詔獄給事中徐昂御史金洪等論救乃得釋終漢陽知府

姜綰字玉卿弋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景陵知縣擢南京御史弘治初陳治道十事又言午朝宜論太故毋沾陳細故皆報聞先是中官黃賜守備南京路據蘆場毀為軍民業及他官地數區賦居民輸課者

婦人盍以歡賜賜變之盡收其料而征貌抑致軍威
不勝病及常發極謠壽凡被獻者歸幾年於是婚得
奏于朝希命讒等處勘而是府蔣珠為等倫木雜罷
遊離甚屢屬縮使勘歸已縮等不從逆違章動搖數
其十罪宮以內臣役宮官職罪十一擬審永昌安論群
御史秦紘罪十二操河關官失進送欲奏罷之罪十三受
民詞不由通政罪十四分遣旗役源圓課罪十五接季
受班匠工銀罪十六擅收周飛尉都事罪十七官僚將臺
撤肆中傷罪十八妄奏事周琦罪十九欺罔朝廷罪二十保
舉罷黜內臣竊天子威柄罪二十一章下刑部尚書何喬

新等請移南京法司會勘琛疏辯謂鄒者審勘許衣
李孜省及守南京又寄發諸司過惡以此多羅致遂
誅傾構且喬新及王事胥靈宏谷孜有同鄉嫌黨羅
亦江西人故喬新輒附和有招併勘而是時南京諸
司方于後湖會勘盧錦後由事中官郭鏞道南京因
乘舟過湖視之縉同官孫紘等遂以擅游禁地劾鏞
鏞憤遂原自辯力詆御史庇錦于是令中官何穆大
理少卿楊謐覆治之并按琛事還奏琛罪多有驗詳
訴嘗經而縉等劾琛疏亦聞有不實請并逮縉會鞫
僴劉吉素銜南京御史劾己惡狠遂而擬寘大辟

要地乃相與合謀逮綰及其同官繆樗余濬孫紘劉
遜金章紀傑曹玘譚肅徐禮赴京論鞫而置琮不問
喬新及都御史屠鏞等請并逮訊琮帝不許已而懋
與謫諸御史為州判官而琮守備如故於是朝論大
譁言官及尚書李敏王恕力爭之疏凡十餘上終不
聽綰既謫判桂陽量移寧國同知有治績遷慶遠知
府劇賊韋七旋韋萬妙等久擁衆為亂督府不能禁
綰先後討斬之其黨憤合諸洞賊數萬來攻城綰部
署吏民堅守而檄四鄉民兵自外夾擊破走之諸蠻
震慴東蘭諸州咸歸侵地總督劉大夏奇其才薦為

右江兵備副使思恩知府岑濬擅興兵襲破田州逐其知府岑猛放兵四掠縉獻策總督潘蕃請討之與都指揮金堂由上林進合諸路兵大破賊濬自殺思恩遂平縉條列二府形勢請改設流官比中土建議從之縉遂引疾還俄起河南按察使尋復以疾歸卒於家子清進士太僕少卿樗寧全之溧陽人舉進士知東陽縣民田多詭寄徭賦失平樗履畝清丈編號繪圖奸遂絕召為南京御史孝宗立偕同官陳時政八事因劾內閣尹直刑部尚書杜銘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兵部侍郎萬翼及掌國子監太常卿

徐璣等九人不職一時號敢言竟為琮所指貶吉州
判官卒濟穢路人舉進士歷南京御史弘治初踐請
永除納粟入監令又言浙江鎮守中官張慶廣東鎮
守中官韋眷皆貪虐恣睢久為民患乞召還論罪因
薦吏部尚書王恕堪任內閣都御史馬文升侍郎彭
韶張悅阮勤黃孔昭堪任吏部報聞其冬又言南京
守備內臣蔣琮于後湖灘違制墾田致湖為淤塞請
官覈察由是勘田之議起中官陳祖生等遂構成獄
歸方向獄而濟亦坐琮事貶平度判官稍遷兗州同
知奏言天下清軍御史多取道還家及期將代始赴

官造冊報滿七下詔嚴禁從之官終知府紘字文彪鄞人由進士除鎮江推官徵授南京御史有豪家奪民田萬計久不得直紘勾稽版籍卒還之民謫膠州判官遷廣德知州有異政屢致祥異士民為立石頌德卒于官紘少貧母病思肉不得乃為人傭書以資養既通籍遂終身不食肉遜安福人舉進士為永嘉知縣徵授南京御史謫濮州判官擢武岡知州州為岷王封地其下頗橫遜裁抑之又欲損其歲祿王怒奏於朝徵下詔獄貶四川行都司斷事歷湖廣副使劉瑾徵賄不得坐軍儲失額復被逮已而釋之再坐

斷獄稽延罰米百石先是榮王乞辰州常德二府田
至二千頃山場周八百里民舍市廛千餘間遜與巡
撫韓重等持勿與至是王重賄瑾恚予之反以罪遜
會裁冗員當次于冢吏部擬補瓊州兵備副使瑾令
上遜歷官得罪之由見其嘗劾中官遂勒致仕瑾誅
起歷福建按察使謝事歸卒遜有氣節難數遭摧辱
志不少屈云
彭程字萬里鄱陽人成化末進士弘治初授御史廵
覲京城先是降人雜處畿甸歲久日繁桀黠莫制遇
朔風起塵輒馳騎挾弓矢掠人道上事發則投戚里

奄監為窑穴莫敢何問程每先機制之有發覺將衆以為神巡覽兩浙覈發莫敢干五年代還巡視光祿上言臣適見光祿造皇壇器詢之乃知皇壇者先帝修齋行法之所陛下即位此類廢斥已盡何為復有皇壇至煩製器夫光祿金錢悉民膏血用得其當猶恐病民況投諸無用之地頃李孜省繼曉輩倡為邪說而先帝篤信之者意在遠希福壽也今二人已伏重辟則禍患之來二人尚不能自免豈能福壽他人哉倘陛下果有此舉宜還之於將萌如其無之請論所司逐迎罷時帝本無皇壇造器之命得程奏大怒

以為暴揚先帝過失立下錦衣獄時給事中袁爾亦
述視光祿繼上疏論之帝宥爾奪光祿卿胡恭等俸
而樹程刑部定罪尚書彭韶等擬贖杖還職帝欲置
之死命繫之韶等復疏救程于尚三上章乞代父死
終不聽而是時御史李興亦坐罪繫獄李興者高縣
人成化中由進士歷知冠鄒平二縣廉肅能得民徽
拜御史出按陝西陳所部災異因自劾且劾巡撫蕭
禎不職使墨吏豪宗多所持擊而性故驕抗蔑三司
大吏如無人大吏咸憤疾布政使韓文尤不能堪及
參擢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又以部下失事為興所劾

于是許興貽刑殺人諸事帝怒逮治而興事故有驗坐刑死者至十有三人帝素仁厚聞之益怒刑部當興贖杖爲民帝不許命侯朝審以聞及期詔等錄上興及程罪狀詔興斬程并家屬戍除慶于是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合疏言興誠有罪然爲巡按克舉憲條使貪吏戢斂其所糾多犯罪不宜當以死程用辣爲職言出忠懇若坐此戍邊則作奸枉法者將何以罪也尚書王恕又特疏論救乃減興死杖之百謫妻子戍賓州而程竟無所減程母李氏年老無他子叩闕乞留程侍養南京給事中毛珵等亦奏白昔劉

禹錫附王叔文當竄遠方裴度以其母老爲請得改
連州陛下聖德非庸中主可比而程克罪亦與禹錫
等同祈少賜矜憐全其母子不許予尚隨父放所遷
舉廣西鄉試明年帝終念程母老放還其後劉瑾亂
政追論程延題時稍覈額課勒其家償納時程死矣
妻止遺一孫女發產不足則并女鬻之行道皆爲流
涕韓文保定新城人由進士官終延撫在寄宴時嘗
奏止補生豹歷官以和厚稱爲用私賊幾陷與死時
議少之
胡獻字時臣揚州興化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御史論月即極論時政數事言屠滽為吏部尚書王越李蕙為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法宜按治然廣所以得售非奸者由陛下議政不任大臣而任廣輩也臣聞祖宗時恒御內閣商決章奏經筵日講畢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令幸聞之禮自成化朝久廢經筵祗循故事而日講又從寢罷願陛下追舉舊制復日講擇講官凡政事關達皆許陳說庶啓沃為不虛也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內臣每收米萬石勒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計之入四千兩又各占斗級二三百人使納月錢大監督倉儲自泰

戶部馬用中官顧賜罷遣京操軍士負數千里至西總兵坐營等官各使分屬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陛下每遇災譴修省去年春因災求言諫官及部中王雲鳳主事胡爟曾有論奏留中不報雲鳳尋得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顧斷自宸心凡利弊當與革者即見諸施行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邇者但為內臧中官泄憤報怨如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廣忤太監韋眷皆為校尉所發推求細事誣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今日言之異日必為所陷然臣非懼也疏入鶴齡與

眷各疏辨下獻詔獄請藍山丞獻由是名聞天下秦
赴還宜陽知縣馬文升薦於朝遷南京都察院經歷
武宗即位擢廣西提學僉事重行檢崇實學試畢躬
詣學宮召諸生講書更令人人自言其所得而從容
開諭之各盡其意而去遷福建副使仍領學政未任
卒獻誠篤敦重為諸生時無寒暑風雨日一至學宮
性孝友內行修飭父或稍弗樂即長跪請罪居官每
退食妻具服與獻見中堂獻坐茶至妻進茶再拜就
坐妻乃進食竟食旁立不敢動鄉人稱獻篤行無間
言初與獻同下獄者有寧都胡易由進士擢吏科給

事中先是諸王之國率煩擾公私弘治八年益王將啓行以易言命護從官禁戢明年夏以災異劾侍郎黄紱李益總兵官馬儀神英等八人其冬巡視內庫又劾監守中官賀彬貪黷八罪彬既辦且訐易遂下獄久之得釋程敏政葬祖方遣鞫法司白昂閔珪據舊制令六科共事時易以戶科左給事中署科事偕同官魏玒林廷玉于宣王珝往會鞫祖詞少屈廷玉從旁助之東廠遂劾易等皆親全僚不當與訊得旨下詔獄昂珪請罪皆停俸既而祖等獄成易等猶被繫交疏大臣以為言始令復職而調廷玉外任易以母

憂歸哀毀卒於道

論曰以孝宗之賢號能納諫其時直臣蒙禍者又何多也觀鄒智諸人率力擠群醜凜然有國士之風乃宵小合謀陷之罪謫甚或陰計中之使人主墮于術中而不覺吁可畏也已蓋在上者惟至明乃能不惑苟稍有懷疑即讒賊乘之而忠言見棄矣如漢文之於賈生皆是也